



孟森著作集

滿洲開國史講義

中華書局



孟森著作集

滿洲開國史講義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滿洲開國史講義/孟森著. - 北京:中華書局,2006
(孟森著作集)

ISBN 7 - 101 - 05030 - 1

I. 滿… II. 孟… III. 中國 - 古代史 - 研究 - 清代 IV. K256.61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09282 號

責任編輯: 俞國林

孟森著作集
滿洲開國史講義
孟森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毫米 1/32·7 印張·2 插頁·155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16.00 元

ISBN 7 - 101 - 05030 - 1/K · 2195

孟森著作集

出版說明

孟森(1869—1938)，字莼孫，號心史，江蘇武進人。早年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法政大學。歸國後，於1913年當選為民國臨時政府衆議院議員，為配合議會活動，曾撰寫時政論文；與此同時，相繼發表有關清代歷史的專題考證文章，在當時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1929年，就聘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主講清史課程。1931年應聘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講授滿洲開國史，至七七事變止。

孟森先生的清史研究成果，主要在於對清先世源流考定、滿洲名稱考辨、八旗制度考實、雍正繼統考證、清初史事人物考辨等，對明清史的研究有着較深遠的影響，被史學界譽為我國近代清史學派的開山祖。

我局此次出版孟森著作集，除收有孟森先生清朝前紀、心史叢刊、滿洲開國史講義、明史講義、清史講義、明元清系通紀等專著外，其餘散篇論文分別輯為明清史論著集刊、孟森政論文集刊，共八種。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06年1月

目 錄

第一講	滿洲名稱考	1
第二講	女真總說	7
第一節	野人女真	22
第二節	海西女真	28
第三節	建州女真 建州爲清之自出	38
第三講	建 州	43
第一節	建州衛	43
第二節	建州右衛	87
第三節	建州左衛 左衛爲清之自出	108
第四講	清始祖布庫里雍順之考訂	109
第五講	肇祖原皇帝補紀	118
第六講	充善褚晏補傳 附妥羅兄弟補傳	130
第七講	興祖直皇帝補紀	172
第八講	景祖翼皇帝補紀	186
第九講	顯祖宣皇帝補紀	193
第十講	王杲補傳 附阿台及王兀堂	197

第一講 滿洲名稱考

滿洲二字，清一代自認爲未有中國以前之國名，又自認爲未能立國以前之部族名。當清之世，人人習知國家由滿洲人統治，與漢人對待，則謂之滿漢，久已無疑義矣。流傳清初人之著述，則稱滿洲爲建州。當時亦姑以爲明代人之異名，未料滿洲之本無此名也。改革以後，未毀之禁書競出，留心清之真相者亦日多。凡清代官書，如東華錄所鈔之實錄，所載清太宗致袁崇煥書，皆自稱滿洲國主；所載曉諭漢人之文，如告天七大恨之類，皆冠以滿洲國主字樣。今發見當日原件，皆稱金國汗，並無滿洲國主之稱。對於漢人，亦稱金漢，並無滿漢字樣。昔在清時，人民知清在關外，原稱後金者，已屬少數。偶經瀋陽，當時號爲陪都，署名奉天，其城門有撫近門，門上尚有“後金天聰四年”字。又遼陽有大金喇嘛法師寶塔記，所云大金，並非元以前之金。其文云：“法師斡祿打兒罕囊素，烏斯藏人也，誕生佛境，道演清淨。既已融通大法，復急於普度羣生，於是不憚跋涉，東歷蒙古諸部，闡揚聖教，廣敷佛惠，蠢動含靈之類，咸沾佛性。及到我國家，太祖皇帝敬謹尊師，供給常倍。辛酉八月念一日，法師示寂歸西。太祖有勅，修建寶塔，歛藏舍利。緣累年征伐，未建壽城。今天聰四年，法弟白喇嘛，奉請皇上勅旨，欽奉八皇府令旨，乃建寶塔。事竣鐫名，誌其勝焉。大金天聰四年，歲次庚午，孟夏吉旦，同門法弟白喇嘛建。”此碑及門額發見後，確信清之先本稱後金。其偶

見之紀載者，如無錫計六奇所撰明季南、北略，其北略第一條云：“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啓六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止。”從此遍考東華錄等書，涉及清世援引金代以自重者甚多。在今日已發見金國汗之勅諭書札，確爲天聰間故牘者，不可數紀，已無煩再加考索。惟滿洲之爲滿洲，究何自而來，起於何年，不能不求一證據。按“滿洲”並非地名，清代君臣已自言之。滿洲源流考卷一云：“按滿洲本部族名。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殊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珠’，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毘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毘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鴻號肇稱，實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又載高宗御製全韻詩“建號滿洲，開基肇宗”二句之下，自注“語意相同”。則滿洲爲讀作平聲之“曼珠”，又爲曼珠師利之佛號，佛號普通書作“文殊師利”，滿洲之即“文殊”，固爲清室子孫臣工所自言。但既言佛號，非言地名，而又云部族之名，此亦殊屬牽強。既屬佛號，何由而復爲部族名乎？

清太祖實錄：“始祖布庫里雍順，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曰滿洲，是爲滿洲開基之始。”此清室之附會滿洲語也。清之部族，自爲建州，其早時則爲斡朵里。斡朵里爲元代所設之萬戶府，以處金之遺民。其受此萬戶府者，即清之始祖。說詳後布庫里雍順紀。斡朵里即俄朵里，其後轉徙而居寧古塔地。“寧古塔”三字，乃後來之名，本爲女真語之“六”字，因清景祖兄弟六人居此，謂之寧古塔貝勒，即六貝勒也，

其地遂習爲寧古塔之稱，實爲渤海時之建州地，故稱建州女真。商補：武皇帝實錄首列滿洲源流一題，“雍順”作“英雄”，“俄”作“鰲”，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誤名建州。）此爲創造滿洲字之痕蹟。明代紀女真之部族爲三種，曰野人女真，曰海西女真，曰建州女真。清既爲金之後，而金則本爲女真，故清之人種爲女真種。而女真中之部族，元代設萬戶府五，一曰桃溫萬戶府，二曰胡里改萬戶府，三曰斡朵憐萬戶府，四曰脫斡憐萬戶府，五曰孛苦江萬戶府，見元史地理志。元亡時尚有胡里改萬戶府、斡朵里萬戶府、桃溫萬戶府，皆臣事高麗。高麗其時李氏將開國，女真三萬戶，皆服屬於李朝太祖李成桂之潛邸，詳見後布庫里雍順紀。時胡里改萬戶爲阿哈出，斡朵里萬戶爲猛哥帖木兒，皆鄰近高麗而居建州地，故皆爲建州女真部族。明既開國，又各先後內附，明乃授以衛指揮之職。阿哈出先至，授以建州衛職，猛哥帖木兒續至，則於建州衛中分爲建州左衛，而授以衛職，是爲明一代清之祖先爲建州之所由來。猛哥帖木兒，即清之肇祖原皇帝，清實錄紀其名爲孟特穆者是也。據明從信錄，萬曆四十六年，時已爲清太祖紀元天命之三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時猶自稱建州國汗，商補：隋書靺鞨傳：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曰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鐵，即古云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強國。舊唐書北狄傳分靺鞨與渤海靺鞨爲二。靺鞨有數十種，各有酋帥。而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新唐書分黑水靺鞨與渤海靺鞨爲二。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爲數十部，酋各有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伯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

之東曰白山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衆多人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寢微無聞焉，遣人進入渤海。唯黑水完彊，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勁健，善步戰，常能患它部。……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相承爲長。無耆契。其矢石鐵，長二寸，蓋括箭遺法。畜多豕，無牛羊。有車馬，田耦以耕，車則步推。有粟麥。土多貂鼠、白兔、白鷹。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類。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比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遺殘稍歸之。北史：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即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爲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後漢書東夷列傳始著挹婁國爲古肅慎氏，又言“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三國志魏志同。晉書有肅慎，則云“父子世爲君長”。魏書有勿吉，隋書、新、舊唐書作靺鞨，北史合勿吉與靺鞨則皆言其渠帥爲大莫弗，瞞咄，“莫弗”蓋後之“馬法”，而“瞞咄”蓋後之“滿住”也。則稱金國汗時，尚在其後。建州之爲建州，明白如此。後忽然有滿洲之名，考其來源，建州始設衛，以阿哈出爲指揮使，一傳釋家奴，再傳爲滿住。當時祇知滿住爲所取之名。始見於仁宗洪熙元年十二月甲午，建州等衛指揮僉事李顯忠子滿住等，貢馬及方物。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正旦朝會，遠夷俱集，凡宴賜皆宜豐厚，毋簡於禮。”逾年改元宣德。宣德元年正月己未，賜建州衛舍人李滿住等，鈔幣襲衣靴襪有差。時爲初嗣父職，未受命於朝，故稱舍人。至宣德四年三月丁未朔，書建州衛都指揮僉事李滿住，遣人奏請入朝充侍衛。敕諭姑留撫下，未可輕來。此爲滿住極意恭順時。後至成化初，乃以桀驁被戮，此一滿住也。據日本人搜輯之朝鮮書籍燃藜室紀述，中有柵中日錄，即被清太祖拘禁柵中所記。記萬曆四十七年，即清太祖天命四年，明兵大敗於太祖，明所檄之朝鮮兵，由都元師姜弘立率以降太祖。以三月初四日，見明兵大敗，劉綎等殉節，遂與建州約和。日錄言約和後軍始下山飲水，胡將仍言，此事當到城見滿住後，許令還國。則當時太祖已建元稱尊號，將士尚稱之曰滿住，可

知“滿住”二字，爲建州最尊之稱。距前李滿住之被戮已百五十餘年，而名稱不改。是前惟李氏爲建州各部之望，可稱滿住，至是則太祖威望極盛，足繼是稱。觀後來清之至尊，在宦官妾間，恒稱佛爺，知爲建州之舊俗，學漢人則黃衣稱朕，改元紀號，沿舊俗則使其下稱文殊，以佛號自尊，是爲建州特殊之制度。西藏丹書之稱“曼殊師利”，亦即從其文殊之稱。自李滿住以來，早成故事。故建州可謂以滿住即文殊，爲其酋長之部族，此即所謂滿住部族，亦可謂爲文殊部族。既借“洲”字以影附地名，則即謂之滿洲部族宜也。但滿洲非地而爲酋長之尊號，則滿洲部族之意義，猶之帝國王國公國等名。要在建州，亦自成一種自名其部族之熟語。且對他人稱我滿洲如何云云，即是中國人所云奉上帝命如何云云也。是以太宗既廢後金之名，即令人改稱滿洲爲其國名，亦非臨時所突造，其來有自。再考太宗之改國號爲清，在天聰十年，即以是年五月，改稱崇德元年。所謂改正朔、殊徽號，皆於此舉行。其前一年，則先定其部族之名爲滿洲。東華錄天聰九年十月庚寅，諭曰：“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輝發等名。無知之人，往往稱爲諸申，諸申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與我國無涉。今後一切人等，止許稱我國滿洲原名。”據此諭，雖其文字，必經人關後有所竄改，但必於是作改稱滿洲之一關目，故載此一諭於實錄中。嗣後以部族言，則稱滿洲國。以擇漢字自標其有國之號言，則稱清國，皆同起於數月間矣。或有難者曰：“建州原有靺鞨之號，因靺鞨之音近而爲滿洲，不必他有附會。”夫唐時之稱靺鞨，由元魏之勿吉而來，古音“勿”與“末”相同，故“密勿”一作“靺沒”。詩“黽勉從事”，漢書引作“密勿從事”。爾雅釋詁：靺沒，勉也。注，靺沒猶黽勉，故靺沒即密勿。唐人語“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即“拾沒”，猶今人言“什麼”。“吉”字古音同“葛”，

切韻所定反切皆然，今粵語猶然。若以合之滿洲，“滿”字與“勿”字、“驅”字，可以同母音相轉。“吉”與“葛”爲一母，“朱”與“洲”爲一母，不能相通。且“滿洲”文本“文殊”，清高宗已自言之，其非靺鞨之遺音早論定矣。

第二講 女真總說

清自稱滿洲爲其部族之名，前於滿洲名稱考已分別言之矣。清之本來部族，實爲女真。女真之名，起於遼世，即古肅慎之轉音。“慎”字說文“從心，真聲”，凡說文所說之聲，本無異同。後來五方之音，互有輕重。遂致聲母之聲與聲子之聲，多所轉變。“真”爲“慎”字之本音，自不待言。“肅”字自亦本肖其土人自名所屬之地名。當時亦稱“息慎”，亦稱“稷慎”，皆見於周初成王時。書有賄肅慎之命篇，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史記周本紀即作“息慎”，而於五帝本紀，先見“舜北發息慎”之文，集解引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周書王會篇又作“稷慎”。逮唐時乃稱女真。“女”字與“汝”字同音。“汝”字，今方音中，尚有讀與北音“肅”字同者。

清以騎射立國，女真即以騎射擅名，而古稱肅慎之時，早以弓矢著。竹書紀年，虞舜二十五年，息慎獻弓矢。國語魯語：“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

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櫜，如之。”肅慎在虞舜時，已以弓矢爲獻，竹書未詳其形制。至周初武王時，所貢方賄，乃爲楛矢石砮。春秋時，有牟由肅慎帶箭，飛至陳國，仍此楛矢石砮之製。蓋在未用鐵器之時代，已以用弓矢見長，歷虞、夏、商、周，已千餘年。當未有火器之先，以弓矢爲長兵，女真擅數千年之特長，酋長得人，即縱橫不可制，遼時所謂女真兵滿萬不可敵者，此也。

女真，遼、金、元三史皆作女直，元史地理志開元路下云：“古肅慎之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興宗諱，改曰女直。”蓋遼興宗諱宗真也。女直在遼世，歲有職貢，遼史部族表中，歷詳其來貢之歲。而遼太祖本紀，紀其未建國以前，當唐昭宗天復三年之春，即曰伐女直下之，遼代史臣之載筆者，已於興宗立後，盡改從前“真”字爲“直”矣。肅慎古名，不見於自漢以後之史。歷史東夷傳中，命名不一，而皆云古肅慎地。東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唐、五代爲黑水靺鞨，皆稱其善射，如古所紀肅慎故事。唐書並無女真，而遼史則當唐世已紀女直。蓋遼起北方，與彼接近，得其相傳之本名。名爲女真，即是名爲肅慎。遼興宗之立，當宋仁宗之天聖九年。宋代之知有女真，在宋初已由遼境傳來，故紀載皆稱女真。商補：續通鑒：宋太祖建隆二年八月甲辰，女真國遣使貢名馬。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強盛，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五代時，遼盡取渤海之地，黑水部民居混同江之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真；居江之北者，不繫籍於遼，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詔錫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所貢馬。明代則雜據南北朝之史文，稱女真、女直不一。要其部族本名，自爲肅慎、息慎、稷慎等音。遼人就當時載筆者之口音，寫爲女真二字。即是古來種族之總名。漢以下挹婁、勿吉、黑水靺鞨等名，皆是肅慎部

族中，隨其一時重心所在地而異名。如明代之女真，大別已分野人、海西、建州爲三名，其間又置一百八十四衛，某衛傑起，即以此衛之名作標識。又女真部族中人，所至自爲名稱，大抵因所居之地，如哈達、輝發、烏喇、葉赫是也。明又稱哈達爲南關，葉赫爲北關，則以互市之地不同，又相沿而爲之異稱。此與漢以後東夷傳之不稱肅慎，而稱挹婁、勿吉等名，無以異也。

清代諱言女真，尚不諱言肅慎，以肅慎名著於三代以前，稱之可見其淵源之舊。若女真則已經有國而自號曰金，清初本自附於金，而自稱後金，遂不欲復稱部族舊名，使人知爲遼世之藩屬。其實當太宗以前，種人皆自稱女真，太宗特下令禁止，改號滿洲，事在天聰九年，當明崇禎八年，是爲女真之名所由終，而滿洲之名所由始。東華錄天聰九年十月庚寅，諭曰：“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輝發等名。無知之人，往往稱爲諸申，諸申乃席北超墨勒根之裔，與我國無涉。今後一切人等，止許稱我國滿洲原名。”是年十月辛丑，又諭曰：“各旗貝勒所屬人員，稱爲某旗貝勒家諸申。”據此二諭，太宗已於其前若干時，造其國名爲滿洲，而人民則惟知女真舊名，自稱不改。且哈達、烏喇、輝發諸部，在太祖時，早已吞滅。天聰間原無復此部，但其舊時各部之居人，猶以原名自稱。太宗蓋欲去各部舊名，而統一於滿洲之下。又以舊有統一之名爲女真，即論文中所謂諸申，意不欲其存在，乃特諭禁於先。更以諸申爲所屬人員之稱，使爲賤者之專名，其位置稍高之人，不屑沿用。於是女真之名絕，而滿洲之名成矣。

女真之爲肅慎，既無可疑，而諸申亦即肅慎，明見於清代欽定之滿洲源流考。其卷一部族篇云：“宋劉恕稱金之姓爲朱里真，夫北音讀‘肅’爲‘須’，‘須’‘朱’同韻，‘里’‘真’二字合

呼之，音近‘慎’，蓋即肅慎之轉音，而不知者遂以爲姓。國初舊稱所屬曰珠申，亦即肅慎轉音。漢人不知原委，遂歧而二之，猶之或爲稷慎，或爲息慎，其實一也。”是說蓋清代不諱肅慎，而明言其朱里真及珠申之名，皆爲肅慎之轉音，與古時轉爲息慎、稷慎無異。所云國初舊稱所屬曰珠申，珠申即諸申，其爲所屬之名，即起於天聰九年十月辛丑之諭。其歷舉轉音各名，獨無女真，自是清代所諱言。又謂朱里真之“朱”，即“肅”字，“里真”二字，合成“慎”字，此則非古音真相。“真”與“慎”自是一音，何必合“里”字而後爲音近。蓋據現代讀“慎”字之音爲“說”，以與“女真”二字相離。其實既推本於古之肅慎，即證明其爲遼以來之女真矣。再以清代諱言女真之事實證之。滿洲源流考既考歷代源流，一切東夷國名皆具，惟女真獨無專條。遼宋時如此鼎盛之部族，豈反不及挹婁、勿吉等名耶？抑以爲後已稱金，即無須再言其女真之本名，則何以滿洲既已稱金於太祖天命之初，而太宗又必正名其國爲滿洲耶？甯使滿洲爲崛起之國，不使歷史上得尋其爲外夷之名稱，此爲掩諱女真之本意。又如清一代欽定之書，若字典注文，所收名詞甚富，而“女”字“真”字“直”字之下，皆無女真、女直，韻府亦不收女真、女直，其於清代不欲自名女真之意可見矣。

女真以習於騎射爲舉世所畏。當其無雄傑爲酋長時，不過供弋獵之用，爲一族謀生之特技。至有軍事部伍，即非他族所能輕視。遼史載相傳女真兵滿萬不可敵，蓋早憚其騎射足蓋一世。火器未發明之時，所憚者惟孤矢。遼史於天祚帝乾統二年壬午，紀女直兵始滿千，時在宋徽宗崇寧元年，是時女直攻城略地，遼不能制。後不過十二年，女直酋長阿骨打，已嗣位之明年，即與遼絕，取甯江州，遼東京道今吉林東北混同江岸東。大敗蕭嗣先於混同江，取賓、解、咸三州，賓州今遼陽，解州今山西解

縣，咸州今鐵嶺。至是兵始滿萬。明年稱帝，國號曰金，紀元收國，是爲金太祖。立八年而覆遼都，以燕、涿、易、檀、順、景、薊七州歸宋，燕州今北平，涿州今涿縣，易州今易縣，檀州今密雲，順州今順義，景州今遵化，薊州今薊縣。宋納之，遂與宋往來齟齬。又二年，金滅遼，與宋亦開兵釁。又二年而宋南渡，當時女真之猛銳，與清太祖、太宗之取明相彷彿。但金祇滅遼，及取宋之半而止，百餘年而亡於元。此則不逮清之再起遼矣。太祖及太宗之稱號天聰時，尚稱後金。其意不望吞明，但得分南北朝而已足。至天聰十年，改元崇德，並改國號曰清，從此又諱言後金，而必大張其滿洲之爲國，當其禁稱女真而令改滿洲，即改號爲清之前一年，蓋已視明室爲必可取，不欲以北朝自域，女真固以夷族而不屑居，金亦以偏霸而不欲紹其統矣。

當金滅遼時，以女真本土爲太甯府。元滅金，於女真故地，分爲軍民萬戶府五，設合蘭府水達達路，一作合懶府碩達達路，以統轄五萬戶府，分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真之人。前史之於女真，建置之可考者如是。至明史爲清代所修，反將其祖居諱匿不見。而明代之紀載，則尚分明，特清時禁之毀之，得見者少耳。今細別女真之在明，有未歸化之時，則在明初兵力未達遼東，女真爲附屬於朝鮮之種族，有受職爲羈縻官屬；而極恭順之時，則在明中葉以前，國家無釁之日；有鳴張跋扈而受撻伐之時，則在正統北狩以後，馭夷威信驟落，然綱紀未盡弛，將帥尚有人，往往桀驁而自取禍害；有酋長分立，此盛彼衰、此順彼逆之時，則在清太祖勢未盛之前，而因明不能庇順以討逆，遂爲太祖吞併坐大之地。分晰言之如下。

(甲)未歸化之時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始平海西。元故臣納哈出歸降，遼東之路始通，商補：明史地理志山東布政使司下有遼東都指揮使司，定遼中衛、

左右前後衛及東寧衛皆同治都司城內，即遼陽縣城內，東寧亦有女直千戶所，與東寧、南京、海洋、草河爲五千戶所，洪武十三年置，十九年七月改置東寧衛。又三萬衛治開元城（元開元路），洪武初廢，二十年置三萬衛於故城西，兼置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軍民府。二十一年府罷，徙衛於開元城。蓋太祖初意以東寧、開元兩處爲招接女直之地，後視來者之多與其鄰屬之不一，可以分設衛所，遂罷兩處，專爲女直而設之萬戶府、千戶所，萬戶府之制亦罷。事在是年七月。其年實錄載：“十二月癸亥，賜遼東女直所部阿苦義等六人，衣各一襲、鈔五錠。”又：“野人部將西陽哈等百三十四人，自遼東來降，命賜衣各一襲，尋加賜白金千三百七十兩。”此爲女直漸通中朝之始，然猶是以私人來歸，非挈其土地部屬以內附也。是月“壬申，命戶部咨高麗王，以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其土着軍民，女直、韃靼、高麗人等，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人民，悉聽本國管屬。疆界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復有侵越。”此時蓋知遼東女直，在元末時中國威信已墜，皆自暱於高麗。及此與高麗分界，將於鐵嶺以北以東之女直，自爲招撫，不令高麗過問。其所謂鐵嶺，亦非今之鐵嶺地，其地本在奉集縣。據洪武實錄：“二十六年四月壬午，徙遼東鐵嶺衛治於瀋陽、開元間，古麗州之地。”則知今之鐵嶺縣，乃洪武二十六年以後所徙之衛地。而於二十一年正月辛丑，則先載“置鐵嶺衛指揮使司。先是，元將拔金完哥率其部屬金千吉等來附。至是，遣指揮僉事李文、高順、鎮撫杜錫，置衛於奉集縣，以安撫其衆”。故知鐵嶺衛初在奉集縣也。奉集在今瀋陽東南四十五里，以今視之，猶在內地，而當時已於高麗地域中取回。高麗且來抗議。據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壬戌載：“高麗王願表言，文高、和定等縣，本爲高麗舊壤，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以爲統屬。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數州之地，如高麗所言，似合隸之，以理勢言之，舊既爲元所統，今當屬於遼。況今鐵嶺已置衛，自屯兵爲守，其民各有統屬，高麗之